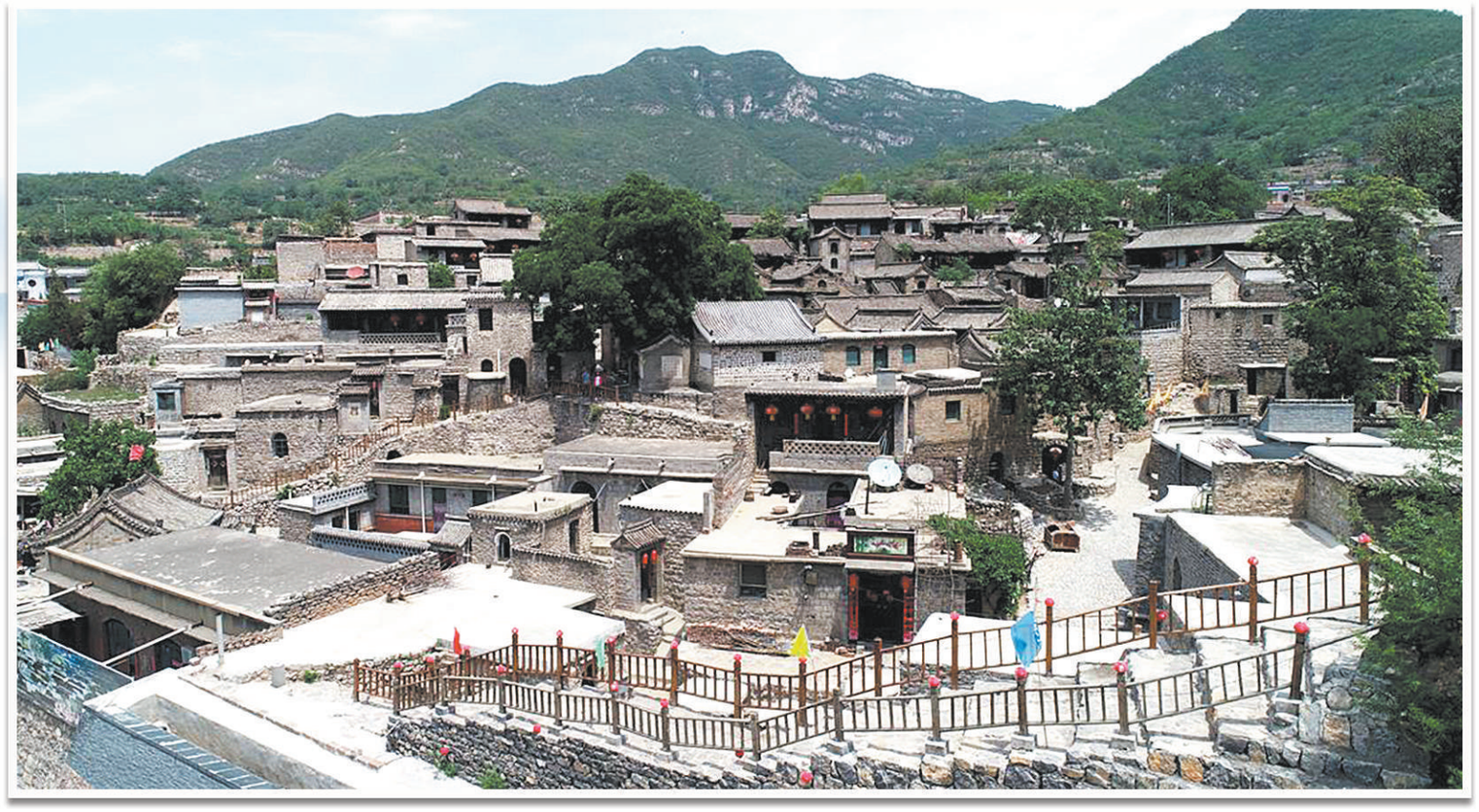
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河北井陉：唤醒千年古村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河北井陉县大梁江村古朴的石砌民居。 梁子栋摄（中经视觉）

“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3000余间房屋都是明清时期建筑，162座古院落就地取材以石为主……”漫步在河北井陉县南障城镇大梁江村的石铺小路上，66岁的梁文科向游客讲述着这座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大梁江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全国首批传统村落。作为土生土长的大梁江人，当了一辈子中学语文老师的梁文科退休后回到村里当起了导游。在他眼里，这一座座石头房屋既是先辈们留下的财富，也是大梁江人的乡愁。

在井陉县，像大梁江一样的古村落还有很多。目前，全县已有44个古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居河北省各县之首。

据介绍，井陉县获批全国首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区”，旅游业风生水起，将沉睡的古老村落逐渐唤醒。

传统村落“登记户口”

说起古村落保护，井陉县文联主席马佶如数家珍，“全县现存千年以上传统村落73个，500年至1000年的传统村落110个，300年至500年的传统村落有70多个，这些古村落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古老的井陉大地上”。

过去七八年中，马佶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一起挖掘整理古村落资料，为83个传统村落建立了“户籍册”，成为当地申报“中国传统村落”的第一手资料。

近几年，在井陉县文联牵头下，由县民间文艺家协会、摄影家协会、民俗文化协会会员、民间老艺人、在校师生以及省、市爱好民俗摄影的网友等共245人组成了一支传统村落志愿者调查队，在全县321个行政村和616个自然村开展优秀乡土建筑普查，目前已建立完善了井陉县传统村落调查档案和数据库。

2016年获批的全国首个传统村落保护区规划片区内村域面积9800.3公顷，传统村落面积306.2公顷，总人口23542人。保护区内地貌类型丰富，绵河绵延120公里，古建筑以石头窑洞和合院为主，传统村落串联在“井陉古驿道”发展脉络上。

“保护区内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桃林坪花脸社火、井陉晋剧以及井陉拉花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佶介绍说，南张井老虎火被列为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保护项目，在全国入选的4家烟火类保护项目中位居第一；南张井干礤石墙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垒墙不用泥浆的独特建筑技艺令许多建筑专家惊叹。

目前，井陉县已实现重点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全覆盖，1000余处文物古迹和古建筑得到抢救性保护修缮，一大批散落各村的传统特色文化得到挖掘和整理，每年都有大批游客涌入于家村、大梁江等传统村落休闲观光，促进了相关产业发展。

“井陉天路”串起美景

山区道路狭窄、坡陡弯急、崎岖难行，落后的交通条件成为井陉县依托古村落发展旅游的最大瓶颈。

2017年，井陉县举全县之力，当地群众捐款捐物，自发投劳，劈山开石在崇山峻岭间修建了一条串联秀林、于家、南障城、天长4个乡镇26个古村的旅游循环路，使以前绕行130公里、4小时的路程一下子缩短为40公里、40分钟。

这条2018年通车的旅游专用公路一举补齐了古村落片区最大的交通短板，沿途修建了井石快速路驿站、南良都驿站、栾家窑驿站、塔寺坡驿站、太行古镇驿站、史家驿站，成为井陉全域自驾游系统标志性工程。

“石韵小镇”于家石头村、“梦古小镇”大梁江村、“剧境小镇”吕家村……一个个古朴、静谧、充盈着浓浓乡愁的古村落被串珠成链，成为一路山水美景、一路民俗风情、一路访古探幽的旅游专线，这条山区公路也被游客称为“井陉天路”。

“以前村里古村落虽然保存完整，但游客很少，只有一些美术院校师生和摄影爱好者来此创作。”大梁江村甘草沟农家酒店负责人梁英海告诉记者，随着古村保护规划的实施，村美了，路宽了，不仅生活更便利，游客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井陉天路”开通后，游客一下子翻了好几番。

梁英海以前经营着一家运输公司，随着县里旅游环境越来越好，他和同村开办建材厂的梁瑞锁果断转型，一起搞起了旅游开发。如今，他们开办的甘草沟农家酒店年接待游客7万多人，年收入200万元，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15家。

开发保护齐头并进

位于井陉县西南部的吕家村建村已有600多年历史，沿着村里的石路前行，一座座古朴的石砌房屋见证着村庄的变迁。村里一处用旧窑洞改造成的“石磨坊”咖啡屋，为古老的村庄平添了几分现代时尚气息。

“这个窑洞咖啡馆建筑很有特点，环境也很好，在城市里根本见不到。”家住石家庄市区的吴培与几个朋友自驾来这个“网红”咖啡屋打卡。

吕家村导游吕海燕告诉记者，她以前在石家庄市工作，后来听说村里的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后大力发展旅游业，她也回村当起了导游，“一到周末，村里的民宿就住满了游客”。

随着古村落声名鹊起，越来越多的井陉人参与到旅游经营中。“古村落保护要寓开发于保护之中，以文化为内涵、以旅游为载体，走文旅结合、互促双赢的保护性开发路径。”马佶说。

于家石头村先后投资近500万元，修缮了清凉阁等省级文物30处，恢复古街古院落20余处，吃住行游购娱等要素不断完善。同时，该村引入商业化运作模式，建成了以拍摄农村及革命题材为主的影视基地，拍摄电视、电影、纪录片60多部，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

目前，于家石头村每年接待游客近3万人，直接经济收入达150多万元，拉动了农家乐、租赁地产、农产品消费等相关产业兴起。

据了解，井陉县已发展精品特色民宿、农家乐150余家，其中星级农家乐31家。在“古村游”带动下，2019年井陉县旅游综合收益达到23.6亿元，游客达到550万人次，实现“井喷式”增长。

在“井陉天路”上，游人在旅游专用驿站休息。 张晓峰摄（新华社发）

在井陉县秀林镇“陶瓷水镇”南横口村陶瓷文创小店里，工作人员在整理陶瓷产品。 梁子栋摄（新华社发）

文化视野

万种中国好书借“云”出海

本报记者 姜天骄

由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主办、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承办的“首届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开幕式暨学术研讨会”日前在线举行，面向全球推介中版集团精品出版物，为海外图书馆、电商平台和实体书店等海外客户提供更多好书和更专业服务，推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创新交流模式

“首届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为期3个月，以新创建的“中版好书库”网站为依托，主要通过线上展销方式，集中展示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各出版单位的万种精品好书、全品种书目，并提供多种订购服务。目前，已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书店以及亚马逊、苹果、谷歌、赛阅等国际渠道商，共计150多家单位报名参与。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冲击，传统出版业也经受着严峻考验。“首届中版好书全球云展销大会”是中国出版集团利用互联网和新技术创新传统出口贸易模式的一次积极尝试，更是推动集团产品主动赢得海外市场，危中求机、化危为机的重要实践。

疫情给传统图书馆工作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面临不能到馆整理图书、采购经费缩减、师生需求变化等多方面挑战，不少国外图书馆采取了减少纸本资源、优先电子资源的临时采购措施，同时扩充实时、线上咨询服务，增强线上图书文献资源使用指导，以及依托电子资源实时满足教学和科研需求。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在线上致辞时表示，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图公司作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多年来以专业精神和优质服务在海外图书馆界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海外图书馆馆藏建设以及传统读者服务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云展销大会，快速、积极地应对疫情不利影响，便于海外图书馆员及时采选到中国精品纸电图书，将极大缓解图书馆的压力。

一些图书馆界代表提出，希望中国出版界加大纸电同步出版力度，期待中图公司易阅通平台等中文图书采选平台提供更多、更好、更新的内容资源，建立与海外图书馆界定期线上交流机制。

期待新书面市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出版社在开幕式上推荐了一批新品，包括人民文学出版社《故宫六百年》、商务印书馆“中国道路丛书”、中华书局《庄子的世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大漠祭》（中、英文版）、人民音乐出版社《中国合唱作品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了不起的文明现场》等。

据介绍，今年下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推出莫言荣获诺奖之后的第一部作品集《晚熟的人》，还将推出一系列重磅长篇小说，如冯骥才《艺术家们》、迟子健《烟火漫卷》、刘心武《邮轮碎片》、严歌苓《666号》、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等。

据记者了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电子书和有声书销售增长迅速。与去年同期相比，电子书销售增长超过20%。国外许多出版商也积极向数字阅读领域转型，整个出版业数字出版呈现上升态势。

“截至上个月，我们一共出版了‘海外中文古籍总目’系列图书9种，涵盖北美、欧洲和大洋洲14家藏书机构。此外，已经签约或已列入出版计划的海外古籍编目项目有12个，将会在未来几年逐步完成。”中华书局执行董事徐俊介绍，原定今年3月份出版的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目录未能如期出版，现在书稿编辑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预计本月底或下月初面世。

把耀州瓷的故事讲给你听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何汪维

日前，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矿岩制样与分析实验室检测的一份检测报告，令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众多“耀瓷人”兴奋不已：由陕西铜川八法堂陶瓷新技术公司烧制出的“天青釉薄胎盏各项指标与柴窑玉瓷样片数据相符”，这一结论为“柴窑就是古耀州窑发展的一个阶段”再添重要佐证。

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被后人誉为“中国瓷皇”的柴窑，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以五代后周皇帝柴荣姓氏命名的御窑，但因柴荣在位仅5年，柴窑时间较短，至今没有明确的传世品及窑址，成为中国古陶瓷史上的“千年之谜”。

据了解，目前关于柴窑的最早文献是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论》。书中记载：“柴窑出北地，世传柴世宗时烧者，谓之柴窑，天青色。”但“北地”在哪里？一直众说纷纭。

在铜川耀州窑博物馆里，一套青釉盏托向人们展示着烧制的高超技艺。这套盏托曾长埋于黄堡镇地层下，得以重见天日，要归功于古陶瓷专家禚振西。

1961年，23岁的禚振西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分派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从此与耀州窑结缘。1973年，她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中找到了五代黑胎青瓷。1984年，她再次对窑址挖掘，首次发现了唐三彩釉试烧小炉和五代地层，出土了白胎天青色釉青瓷，以及一批带有“官”字款的青瓷。随后的几年里，她又多次主持了耀州窑遗址考古，证实耀州窑在唐代创烧于黄堡镇，曾创烧出最受当时皇室青睐的宋初天青釉瓷、宋代刻花印花青瓷及金代月白釉瓷。

那么，柴窑是耀州窑吗？禚振西通过长期考古发掘与文献研究指出，“北地”是郡名，耀州在历史上属北地郡，耀州窑是五代中央政权管辖范围内唯一烧制贡瓷的青瓷窑场，无论从古代地理行政划分还是从实物来看，柴窑窑址就是耀州窑遗址所在地。

如果说探秘柴窑是鉴古之举，那么产城融合就是耀州瓷当代发展的方向。

陈炉古镇被誉为“东方古陶瓷生产的活化石”。漫步在古镇之中，窑洞依山排布，层层叠叠。

耀州窑是中国陶瓷长河中的瑰宝，但在明清之后，耀州瓷的烧制技艺却逐渐失传。1974年，在陶瓷专家李国桢带领下，陈炉陶瓷厂历时3年，恢复了失传800余年的耀州青瓷生产技术。1977年，陶瓷厂复制的耀州青瓷产品倒流壶、玉壶春、青瓷碗通过了专家技术鉴定，填补了中国陶瓷发展史空白，使耀州瓷重放光彩。

陈炉镇的耀瓷生产工艺列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如今已经形成了耀州青瓷、黑釉及剔花瓷、白釉及剔花瓷、兰花瓷、铁锈花瓷、花釉六大系列陶瓷。陈炉镇也发展成为集文化旅游、瓷器制作、教学培训为一体的特色小镇。

耀州窑最初的创烧地黄堡镇在充分保护耀州窑遗址基础上，打造了集耀瓷遗址观光、研发生产、工艺体验、文化交流、会展交易、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耀瓷小镇。

“下一步，我们将在耀瓷小镇建设柴窑文化博物馆，不断推进柴窑与耀州窑关系的研究。”铜川耀州窑文化基地管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何建平说，目前铜川已形成黄堡耀瓷文化产业园、陈炉陶瓷工业园、王家河工业园与陈炉耀瓷文化旅游名镇“三园一镇”协同发展格局，陶瓷产业正成为铜川新的支柱产业。

夏荷飘香引客来

盛夏时节，安徽省淮南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荷花淀千亩荷花竞相绽放，美不胜收，吸引了许多游客。图为在淮南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荷花淀，喜爱古装的游客在游览拍照。 刘勤利摄（中经视觉）